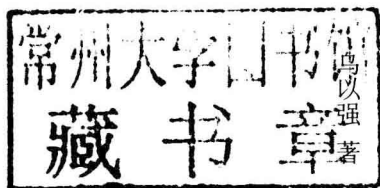


# 怀念母亲

乌以强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# 怀念母亲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怀念母亲/乌以强著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 
2010.11  
ISBN 978-7-5474-0177-4

I. ①怀… II. ①乌… III. ①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6214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 李新宇

装帧设计 王 钧

电脑制作 杨 静

项目完成 徐峙立工作室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[hcbcb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cbcb@sdpress.com.cn)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50×228毫米

10印张 17幅图 200千字

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

定 价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# 前 言

对慈母的怀念，及对生活的热爱，是我写作这部书的动力；  
精心挑选出生活中的碎片，再自然地组合在一起，是我写作的笔法；

教育自己，启发别人，是我写作的目的。

# 目 录

- 1/ 前言
  
- 1/ 怀念母亲（一）
- 3/ 怀念母亲（二）
- 7/ 怀念母亲（三）
- 11/ 怀念母亲（四）
- 15/ 怀念母亲（五）
- 19/ 怀念母亲（六）
- 25/ 怀念母亲（七）
- 27/ 怀念母亲（八）
- 31/ 怀念母亲（九）
- 35/ 怀念母亲（十）
- 41/ 怀念母亲（十一）
- 45/ 怀念母亲（十二）
- 49/ 怀念母亲（十三）
- 53/ 怀念母亲（十四）
- 59/ 怀念母亲（十五）
- 63/ 怀念母亲（十六）

- 69/ 怀念母亲 (十七)
- 79/ 怀念母亲 (十八)
- 85/ 怀念母亲 (十九)
- 91/ 怀念母亲 (二十)
- 97/ 怀念母亲 (二十一)
- 101/ 怀念母亲 (二十二)
- 107/ 怀念母亲 (二十三)
- 111/ 怀念母亲 (二十四)
- 115/ 怀念母亲 (二十五)
- 121/ 怀念母亲 (二十六)
- 127/ 怀念母亲 (二十七)
- 131/ 怀念母亲 (二十八)
- 135/ 怀念母亲 (二十九)
- 139/ 怀念母亲 (三十)
- 143/ 怀念母亲 (三十一)
- 147/ 怀念母亲 (三十二)
- 151/ 怀念母亲 (三十三)
- 155/ 怀念母亲 (三十四)
- 159/ 怀念母亲 (三十五)
- 163/ 怀念母亲 (三十六)
- 167/ 怀念母亲 (三十七)
- 173/ 怀念母亲 (三十八)
- 179/ 怀念母亲 (三十九)
- 183/ 怀念母亲 (四十)
- 189/ 怀念母亲 (四十一)
- 193/ 怀念母亲 (四十二)

- 197/ 怀念母亲 (四十三)
- 201/ 怀念母亲 (四十四)
- 207/ 怀念母亲 (四十五)
- 211/ 怀念母亲 (四十六)
- 215/ 怀念母亲 (四十七)
- 221/ 怀念母亲 (四十八)
- 227/ 怀念母亲 (四十九)
- 235/ 怀念母亲 (五十)
- 239/ 怀念母亲 (五十一)
- 241/ 怀念母亲 (五十二)
- 245/ 怀念母亲 (五十三)
- 249/ 怀念母亲 (五十四)
- 253/ 怀念母亲 (五十五)
- 257/ 怀念母亲 (五十六)
- 263/ 怀念母亲 (五十七)
- 267/ 怀念母亲 (五十八)
- 271/ 怀念母亲 (五十九)
- 275/ 怀念母亲 (六十)
- 281/ 怀念母亲 (六十一)
- 285/ 怀念母亲 (六十二)
- 291/ 怀念母亲 (六十三)
- 295/ 怀念母亲 (六十四)
- 299/ 怀念母亲 (六十五)
- 305/ 怀念母亲 (六十六)
- 
- 309/ 后 记

## 怀念母亲（一）

母亲已走了大半年了，今天才敢动笔触及我这颗饱含着思念和伤痛的心。母亲 87 岁时离开了我们，按规律也算是自然现象，在心理上能够承受了。但当母亲真的走了时，我的心却一下子被抽空了。在母亲走后的前两个月，只要一睁开眼，想念的就是母亲。想她慈祥地坐在一把藤椅里，或微笑着，或一手托着头，倚在椅背上睡着了；或是在讲笑话，一讲笑话，她便笑个不住，胖胖的肚子一起一伏。母亲几乎随时都在笑着，没有任何抱怨、奢望，对生活很知足，每时每刻都在爱着我们，牵挂着我们。

生前，她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一片笑声。在她病到最重，马上进入弥留之际时，突然打起精神，举起右手，对围在身旁看着她的大夫、护士和家人充满着感情地笑着说：“大家好。”当时我们都高兴地笑了，以为母亲的生命又有了转机，但是母亲脸颊上的笑容并没有洋溢开，而是像两朵黄色的菊花那样，干枯在面颊上。我们的笑声马上变成了哭声。母亲闭上了眼睛，再也喊不醒，只是一声紧一声地喘气。宽阔的额头上的皱纹在慢慢展开，脸颊上的笑容也渐渐隐去。母亲在急促地喘了一阵气后，猛然停止了呼吸。大家紧张地守在她的床两边。在停止



呼吸几秒钟后，母亲又使劲喘出一口气，听上去仿佛是长长的“唉！”了一声，像是跋山涉水了一万年，终于到了家那样；又仿佛是背负了一万斤的东西行走，终于到了目的地，放下了重负那样；同时也像还有无限的牵挂没有了结那样。母亲就这样走了。那是2009年6月10日下午5时。

当时，窗外的天一下子蓝到了极点。一望无际的天空上，又蓝又静，没有一丝风，也没有一丝云，并隐隐地看到了南天边起伏的山峦，有人说那是泰山，那是多少人都看不到的景象。这时母亲的灵魂正飞向天空中最高远、最温馨而又最祥和的地方去了。我相信这是老天猛然打开了它纯蓝的天幕，显现出远山，是在用最庄重的方式来接纳一个与老天一样宽厚、仁爱、无私的灵魂。

2010年1月3日于农业局办公室

## 怀念母亲（二）

古历二〇〇七年腊月十七日中午，我在济南主持一个酒会，气氛欢乐洋溢，大家响亮地碰着杯，在彼此祝福中喜迎新年。这时，我忽然接到父亲的来电：母亲摔倒了！摔断了大腿骨。当时母亲已85岁了，我感到后果很严重，于是立刻向大家说了一个托词，匆忙赶回到家中。母亲已从医院诊断回来，由几个兄弟将她安排在一张新搬来的小护士床上。母亲精神很好，看不出痛苦，她还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没事，躺三个月又能走路了。别挂着，我没事。”

母亲天天只能躺在床上了，不能翻身，腿直挺着，在期盼一百天赶快过去，母亲再站起来，和往常那样，非常幸福地过日子。可是，母亲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很担心母亲由于卧床而影响体力，因此，专门买来一对红色小哑铃让母亲双手拿着反复举，进行锻炼。

80岁的父亲，与母亲相依为命了60年，他时刻坐在母亲床前的沙发上，守候着母亲，看着母亲喝水吃饭。当看到母亲笑着举哑铃，也“嘿嘿”笑起来。他也很有信心，母亲100天后一定能恢复如初，再继续往日祥和的生活。

与他们相伴了七八年的“小康”（一只白色京巴狗），就趴

在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地上，这时，它正瞪着那双大眼睛看着父亲，扭着头，听父亲的笑声。小康边听，边用一面小旗子样的尾巴轻轻拍打着铺着白瓷砖的地面。

父母居住的小院不大，有三间北屋，四小间南屋。院子的东头，有一块两平方米大小的小地，栽着母亲喜爱的月季花。这块小地也是小康方便的地方。平时家中只有父亲、母亲及小康三个人。我和姐姐、妻子只是常回去看看，替父母干一些家务活，与他们谈笑一番。

小院内阳光充沛，父母身体很好。也常有人来家做客串门，还有个活泼可爱的小康，再加上来自月季花丛的香味，以及不时光临小院的麻雀、燕子，小院宁静而又温馨。麻雀和燕子有时会在院子中间的晒绳上站成一排，热闹地欢唱，惹得小康常常从屋里扑出来，冲着它们乱叫一通，这时，父亲总会“嘿嘿”笑起来，母亲则亲昵地骂小康一声：“小傻瓜！”

有时，小康像个通讯员，听到外边胡同里卖菜的车轮声，就会从屋里跑到院子里，冲着父亲“汪汪”大叫，母亲就会对父亲说：“卖菜的来了。”父亲走出屋去，到外边买回一点菜。小康也会高兴地紧跟着跑出去，趁机在胡同里来回疯跑几趟，撒撒欢儿，放放风。

最多的时候是父母都坐在电视机前，因为父亲是高度近视，母亲眼花，他们几乎将脸挤在电视上看里面的内容。但有时也会各取所乐，有球赛时，母亲独自占了电视，父亲不爱看，他就到厨房里去，手脚迟缓地擦擦桌椅；但如果电视上放京戏，母亲便会让了电视，自己坐在那把黄色的藤椅上，让父亲把脸挤在电视上专心致志地听京戏。她呢，则用穿着紫色棉拖鞋的双脚与小康玩耍。母亲有时会亲昵地骂一声“去”，用脚推开小

康，小康看母亲一眼，嘴里发出撒娇的“呜呜”声，用宽阔的嘴巴和前爪扑捉鞋子，就这样一来二去，直到夕阳铺满了小院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。今天母亲突然病倒了，我们都在热切地期盼母亲的康复，再过以前平静而又温馨的生活，但是，又一个灾难正悄悄逼近了80岁的父亲。

2010年1月13日上午于柒园藤子阁



## 怀念母亲（三）

母亲摔伤后的第三天是腊月二十。一个很晴好的早晨，阳光非常明媚，我的心情也似阳光一样好，准备去上班。这时，手机急促地响了，大姐在电话中惊慌地对我说：“爸晕倒了！”待我与妻子赶到家，父亲正躺在客厅里的一个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使劲喊他，他只能有气无力地“哼”一声。一摸他的额头，火烫一样发着烧。

原来父母同住一室，因母亲病倒了，大姐陪护，于是父亲挪到了另外一间屋。今早起床后，他要去看望母亲，不料刚走到门口时，身体就摇摆起来，幸亏大姐在身边，及时抱住了他，拖到沙发上。

我们将父亲架到他原来住的大床上。好让躺在小护士床上的母亲及时看到他，少一些牵挂。请来大夫会诊，在家中马上输上了液，退烧加扩充脑血管。医生问了一些情况，怀疑是脑血栓加感冒，并预言不会有大问题，在家中输一下液可能就会好了。

母亲此刻很内疚地说：“是我害了他。他一个人在一间屋里太冷了。”又接着说：“昨天他还说忘了开空调，冻醒了。这不就发烧了。”母亲很自责，很着急，很心疼，因为她只能躺在床

上白白看着，搭不上手，于是更加不能原谅自己。她为此痛苦地流下了泪水。

液体很快输入父亲的血管内，到下午他出了一身大汗，额头上布了一层汗珠，体温也退到正常了。我抓住父亲的手，问他感觉怎样，父亲清楚地说了声：“好点了。”从此，就再也没有说过半句话。大家稍许感到一些安慰，认为病情有了一些转机，可待准备给父亲换一下衣服，给他翻身时，他居然全身瘫痪，没有一点知觉，并且随着大汗退去，体温又迅速升了上来。于是喊来一些人，用担架将父亲送到县医院里进行抢救。

母亲躺在小床上默默看着这一切，眼泪汪汪，不时用手偷抹一下眼睛。在抬父亲时，先是把担架放在母亲小床边的地上，又从大床上将父亲抬到担架上，然后从母亲身边将父亲抬出去。父亲被放到担架上时，母亲握了一下父亲的手，那手是火热而又僵硬的。母亲马上放开，脸转向了墙壁那一边。我们看到母亲一团灰白的头发，和抖动的苍老的肩膀。他们一起生活了60年，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分别。

第二天，父亲的病情仍在加重，高热、肺炎，全身麻木，失语并不能进食。

有很多人来探望母亲。母亲肯定一宿没睡着觉，她一下子双颊干瘪，两眼恍惚了，她对每一个前来安慰她的人都说这样一句话：“他是从我耳朵边上抬出去的；他到门口时，还嘱咐我别忘了吃药。”她把“别忘了吃药”这句话的声音拖得很长、很重，就像父亲原来对她说话时的口气。父亲生病前是母亲的护士，母亲每次需要吃什么药物，都是父亲准时一一送到她的手里，因为母亲晚年患上了较严重的健忘症，常常忘事。此刻，她的神情很认真，又很天真，仿佛是一个孩子在诉说别人的伤口一样。

我们听了却是两眼泪水。此刻，对人间情感，对人生的变幻莫测，对自然法则的冷酷苍凉，只能化作两行感慨万千的眼泪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父亲病情危急，医生已无力可施，于是又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将父亲用救护车转送到济南齐鲁医院重症救护室。当时是腊月二十三日下午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期盼父亲能给我们珍贵的两个小时，让我们赶到济南为他再抢回一线生机。汽车飞快奔驰，我不时看一下父亲的脸。这时他居然睁开了眼睛，并明亮地转动着，来回看着我们，仿佛在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呼吸平稳，体温正常。我们高兴极了。我们又从父亲这双三天没有睁开过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，以及生命顽强的力量。

这时，汽车窗外是阳光照耀下的小麦田、树木和远处隐隐约约的村落，路边光秃秃的白杨树被迅速地甩在后边，前边是笔直而铺着阳光的高速路。

赶到齐鲁医院，送进重症救护室，父亲又闭上了眼睛，高烧、呼吸急促。医生护士进行紧急抢救。这时，有一位女医生叫住我，问询了几句关于父亲病情的话。我问她父亲情况会怎么样，她低了一下头，说：“我们尽力吧！”这句含糊的话使我浑身抽冷气。最后，她又问我给父亲治病的态度，我看了一下天花板，加重了口气，说：“不惜代价，抢救生命。”她仿佛感动了，摘下白色的大口罩，伸出手，与我的手使劲地握了一下，像是共同立下了一个誓言：抢救生命！

2010年1月16日上午于柒园藤子阁



